



之绘图孙发强

谷雨，春季最后一个节气。雨生百谷，春去夏来。暮春时节，当年被贬海南的苏东坡，曾写下“溪边自有舞雩风”，在天涯海角寻得一份自在。暮春的雨水落进稻田，也落入千年诗行。

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，唯一将物候、时令与稼穡农事紧密对应的一个节气。

## 典籍留痕 山禾有记

“谷雨”二字从何而来？据说四千多年前，轩辕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文字，感动上天，降下一场特殊的“雨”——落下数不清的粟米，后人便把这一天叫作“谷雨”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载：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一场“雨”，既落下了粟米，也浇灌了百谷，将文字始祖的功业与农事稼穡的期盼融为一体。明代农书《群芳谱》云：“谷雨，谷得雨而生也。”

唐代被贬崖州的李德裕在《谪岭南道中作》中写道：“五月畲田收火米，三更津吏报潮鸡。”“火米”，就是海南黎族先民种植的山栏稻。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卷八记载：“稻，粳糯二种。粳为饭米，品著者有九：曰百箭……曰山禾。择久荒山种之，有数种，香者味佳。黎峒则火伐老树挑种，谓之刀耕火种。”

山栏稻（山禾）的耕作时序，与谷雨节气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据《白沙风物》记载，黎族百姓种植山栏，农历二月砍山，三月晒枝，四月焚烧，五月播种。谷雨时节正值暮春，雨水丰沛，恰逢砍山与晒枝收尾、即将焚烧播种的当口。千百年来，百姓依循天时，让谷雨的雨水浸润土地，为接下来的播种做好准备。此时，焚烧后的草木灰混入表土，而谷雨带来的丰沛雨水恰好浸润了这片土地，为即将到来的点种创造了最理想的墒情。

谷雨时节的海南，田野里也进行着稻作播种前的最后准备。这样的农事节奏，在这片土地上已延续了千年。宋代被贬至此的苏轼曾写下劝农的诗句——“咨尔汉黎，均是一民”，劝谕汉黎平等；“听我苦言，其福永久”，承诺改良耕作必有福报；“春无遗勤，秋有厚冀”，勉励百姓勤耕不辍。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暮春，在儋三年的苏轼吟道：“总角黎家三四童，口吹葱叶送迎翁。莫作天涯万里意，溪边自有舞雩风。”（《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》）

“舞雩风”典出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暮春、雨水、童子、咏归——这些元素与谷雨节气的气质天然相通。

谷雨之于海南，不仅让稻种生根，也让诗人在黎童的葱叶声中，听见了千年前舞雩台上的那阵风。

## 从内地到海南

# 谷雨 浸润诗酒茶

张意薇

## 雨润田洋 鼓动四方

暮春时节，中原与海南各有其景。中唐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》中写道：“谷雨春光晓，山川黛色青。叶间鸣戴胜，泽水长浮萍。”山川青翠，戴胜鸟在枝叶间啼鸣，水面上浮萍初生，描绘了雨水丰沛、万物生长的景象。然而谷雨并非年年如约，清初诗人王士禛在《春不雨》中记录了干旱的惨状：“谷雨久过三月节，春田龟坼苗不滋。”可见春雨之珍贵。在海南，谷雨仍处旱季，不过暮春时节雨水渐多，草木葱茏，田野间一派生机。

谷雨正值春耕春种的关键时期，古有“行春”之俗。唐代李适写道：“谷雨将应候，行春犹未迟。”“行春”既是官员劝农下乡，也是百姓郊游踏青。孟浩然在晴日与友人同游镜湖，留下“帆得樵风送，春逢谷雨晴”的诗句。民间还有“走谷雨”的习俗，人们走村串亲、野外漫步，亲近自然，强身健体。在繁忙的农事与郊游之余，谷雨也有赏花的雅趣。此时为江南地区牡丹盛放的最佳时机，范成大有诗云：“牡丹破萼樱桃熟。”牡丹在谷雨时节绽放花苞，樱桃渐次成熟。花开花落间，春色渐老。

在一些沿海地区，暮春时节还有祭海的习俗。此时海水回暖，百鱼洄游至近海，正是出海捕捞的好时机，胶东一带有“骑着谷雨上网场”的说法。渔民们出海前举行祭海仪式，祈求平安与丰收。而在内陆田野间，人们同样在谷雨时节祈愿丰年，元代诗人郑枢有诗云：“陵麦翻风谷雨前，田头伐鼓祷丰年。”无论是海边祭海，还是田头击鼓，都是人们对丰收的共同祈愿。

唐代崔国辅在奉和圣制的上巳被禊诗中写道：“桃花春欲尽，谷雨夜来收。”上巳节（三月初三）正是暮春时节，人们于水边被禊祈福。这与海边祭海、田头击鼓一样，都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活的期盼。而敬畏之外，更要顺应天时、勤勉耕作。



谷雨将至时，茶山也忙碌起来，春茶采摘进入最后一波高潮。新华社发

## 一盏春味 未许春老

谷雨茶，是暮春时节文人雅士共同的味觉记忆。

唐代诗僧齐己在《谢中上人寄茶》中写道：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，清和易晚天。”他收到友人从远方寄来的谷雨茶，邀邻院客共品，试着用清冽的落花泉水煮它。

宋代的黄庭坚有诗：“未知东郭清明酒，何似西窗谷雨茶。”在文人眼中，清明酒是已逝的春意，而谷雨茶则是尚存的春味。

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论及采茶时节时说：“清明太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此时的茶叶经过春雨滋润，芽叶肥硕、色泽翠绿、香气怡人。

在海南，谷雨茶的味觉记忆则多了几分热带海岛的质朴——鹧鸪茶、苦丁茶都是此时常饮的凉茶，清热解毒、健脾祛湿，正合谷雨时节高温高湿的时令需求。

另一种海南特有的“春味”，是山栏酒。黎族用上年收获的山栏米酿制，这是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谷雨时节，黎族同胞与亲友共饮山栏酒。正如黎族谚语所言：“一家煮山兰，全村闻米香。”这杯酒里藏着黎族人最质朴的待客之道——以酒敬客，以酒会友。

苏轼被酒独行时，或许正是饮了这山栏酒，才能在黎童的葱叶声中，将天涯万里化作溪边的一缕清风。一杯浊酒，几声葱叶，便有了“舞雩风”般的自在。这份自在，源于他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温情，也源于他对自然时序的顺应——劝农、祈雨、与黎童嬉戏，无不透着一种“与天地万物相往来”的从容。

也正是这份对自然的深切体认，让他对时光的流转格外敏感。苏轼在《天仙子》中写道：“谷雨清明空屈指，白发卢郎情未已。”清明已过，谷雨已是暮春的最后一个节气，屈指一算，春天所剩无几。“白发卢郎”的典故中，藏着对时光易逝的感叹。花将谢，春将尽，哪怕如卢郎那般年轻俊朗，也挡不住时序流转。词末一句“明日酒醒应满地”，一场酒醒，落花满地，春已阑珊。

旷达也好，怅惘也罢，都化作了这一盏春味。未许春老——饮的是茶与酒，品的是谷雨。☞